



陈 大 远 著

安徒生的故乡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安徒生的故乡

陈大远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散文集，文笔优美，写的也含蓄而有力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安徒生的国家和这国家的人民。作者通过他的抒情的笔法写出各种不同的人——不同的丹麦人，写出他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，以及他们之间人与人的关系。同时，作者也用他的抒情笔法写出了丹麦人民的生活、艺术家的遭遇等等。在这些文章里，作者还写出了丹麦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，以及爱好和平的愿望。

安 徒 生 的 故 乡

陈 大 远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锦州道六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1/2 插页 4 字数 59,000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 — 4,100

统一书号 10072·207

定价(7)0.34元

目 次

續“美人魚”	1
神話	7
一个小农庄	15
封冻的海峽	22
寒冬的野鴨	28
安徒生的故乡	35
京剧在丹麦	43
中国的孩子們	51
訪問基尔·艾伯	56
格蘭女士	65
倫貝克教授	72
安娜·瑪莉娜小姐	78
四十克耶	85
大学生	92
“第十一章”	100
后 記	107

續“美人魚”

溫和的風在靜靜的海面上吹拂着，海，像一个大湖那樣平靜，幾個小島突出水面，好像可以作為美人魚的墊腳石，踩着它們走到海的對岸去。對岸，是瑞典國土的邊緣，在天氣晴朗的時候，可以清楚地看見。沿海的近處，是一個規模不小的造船廠。這裡有着都市的風光，也有着自然的景色。

海岸上，是哥本哈根最有名的郎格寧海濱公園，這個公園的旁邊，在近岸的淺灘上，豎立着非常引人注意的一個女人銅像。那是根據安徒生的童話“海的女兒”塑造的，一般人都叫她“美人魚”。

“海的女兒”里述說了小人魚為了愛上一個王子，甘願丟掉自己的舌頭，換來巫婆的一劑藥，以便脫去魚身變成人形。小人魚得到了藥，“她莊嚴地走上了大理石台階，月亮照得透明，非常美麗。小人魚喝下那付強烈的藥劑，她馬上覺得好像有一柄兩面都很快的刀子，剪开了她纖細的身體。她馬上昏了，倒下來，好像死了一樣。當太陽照到海上的時候，她才醒過來，她感到一陣劇痛。這時，有一位年青美貌的王子，正站在她的面前，他的深黑的眼珠望着她，弄得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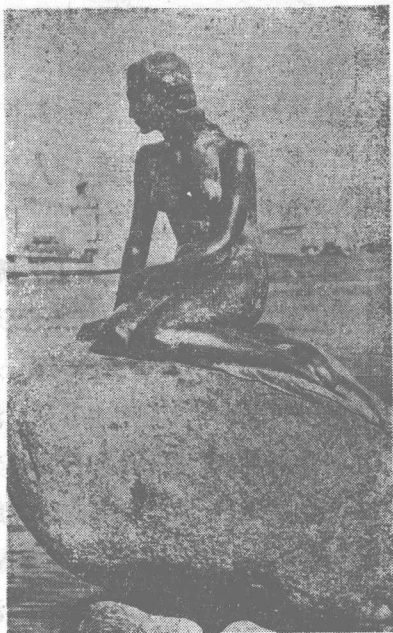
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。
这时她發現她的魚尾巴
已經沒有了，但是却获
得了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
的最美丽的小小的白
腿。可是她没有穿衣服，
所以她用濃密的長頭髮
来掩住自己的身体。

……” ●

这个銅像正是表現
了这动人心弦的一刹
那。一个美丽的女孩子，
拖着快要变成双腿的半
截魚身，坐在一塊黑色
的岩石上。她低着头，

沉思着，也許是在想念她那年青美貌的王子吧！臉上現出
安詳、羞怯，略帶一点抑郁的神情。

美丽的童話，精致的雕刻，吸引着許許多多的，近方的，
远方的，丹麦的，外国的游人。他們很喜欢站在美人魚的旁
边，同她拍一張合影。



她低着头，沉思着，也許是在
想念她那年青美貌的王子吧！

● 这一段是根据叶君健的譯文抄录下来的。

中国著名的演員田华，在她旁边拍过照，曾刊载在中国的、丹麦的报纸、杂志上；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演員們，曾在这里留过合影，貼在他們自己的像片簿子里；中国訪問丹麦的青年們，在这里徘徊过，被記者攝入了镜头；瑞典人，芬蘭人，法国人，英国人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，在美人魚的旁边留下他們的足迹，在他們的記憶里，或在紀念冊上，留下了美人魚的美丽的形象。

“美人魚”成了許多人的朋友，給予許多喜欢艺术，喜欢游覽，喜欢美妙的神話的人們一个極好的回忆。

“美人魚”是丹麦著名的艺术品之一，她的形象，像巴黎的鉄塔，像羅馬的教堂，像倫敦的鉄桥，像美国四四方方的大厦，被旅行的人当作一个国家的标志。她的形象，被作成了磁質的仿制品，作成了小小的銅雕，留給游客、爱好者买回去作为紀念品。她的形象，被作为头巾、手帕、烟盤、磁碟等等日常用品的裝飾花紋，供人們欣賞。每当人們欣賞她的时候，就会联想起偉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安徒生。丹麦人民往往以她为驕傲。

但是，一个朋友告訴了我一件新聞。其实，这早已是旧聞了，不过事情十分新奇，权管它叫作新聞吧！

一年，美国的什么人來丹麦訪問的时候，爱上了美人魚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，不是有很多很多人都爱上了美人魚嗎？

为什么美国人爱上她，不得而知。大概不会是爱这个艺术品吧！或者也不是爱这个美丽的童话吧！很可能，是由于大家都爱上她的缘故。

美国人爱她，不是留下一张照片，也不是买回一个仿制品，而是要据为己有。朋友说：美国人出二百七十万（也许是二百八十万，记不清了）把她买回去。据说，他们订了一个计划，把美人鱼运回纽约，也像在哥本哈根一样，安放在海边。●

这很使我惊奇了，难道黄金美元真的是万能的吗？

不，有的事情是不能用美元去实现的。爱惜自己的国家，爱惜自己的艺术，爱惜自己国家的声誉的丹麦人，用一种鄙夷的态度拒绝了。

世界上有一种善于梦想的人，有一种带着尴尬的嘴脸却伪装人类命运主宰者的人，他们纵然想装成绅士，毕竟扮演了小丑。

其实，我是无需这样惊奇的，因为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。在多少年前，我就从旧中国的小报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看到过类似的奇闻。

北京的九龙壁，在温暖的太阳下闪闪发光，九条五彩斑斓的龙，几乎要破壁飞去，那是中国人心爱的艺术品之一，

● 纽约也有一个“美人鱼”雕像，但不像丹麦的为众人所知。

游人們每次到它的跟前，总要停步一望的，每次都要給予几乎同样的贊美：“这是多么漂亮的艺术品啊！”美国人爱上它了，要想用一百多万（也許是二百多万吧）美元据为己有。也是据說，他們訂了一个計劃，把九龙壁拆散裝运，重新安設在紐約的一个什么地方。但是拆散重裝的技术問題沒有解决，才把这个艺术品保存下来。

如果美国劫走九龙壁，北海会显得多么空虛呀！中国人民的心灵上，也会感到空虛，感到受了一次創伤。如果美国人劫走了美人魚，丹麦的海岸会大为失色，它的空虛是三个BW造船厂也填充不起来的。如果美国人劫走美人魚，丹麦人民会感到受了創伤，那絕不是二百七十万美元的代价所能医好的。

我为丹麦人高兴，美人魚到底还矗立在哥本哈根的海岸。

不过，这却是神話般的事情，美人魚会受了一場虛惊吧！于是，在安徒生的童話“海的女兒”后边，應該續上一段：

小人魚騎着玫瑰色的云塊，升入到天空之后，她感到了一点冷颼颼的寒意打击着她，升得越高，打击得越厉害。她不得不騎着云塊返回海面。当她接近她那十分熟悉的家乡的时候，她又凝聚了，变成一座像她原

来一样美丽的铜像，玫瑰色的云块变成一个很大的形如鹅卵的石头。她落在哥本哈根的海边，停伫在那里。她一丝不能动，但是心里非常清醒，眼睛能够看见海面上、海岸上所有的东西。她仍然想念着她的王子，她的眼睛不住地辨认着海岸上的每一个游人。

一个美国人走过来，爱上了美人鱼。她以为心爱的王子来了，细心辨认，却不认得，王子并不那样丑陋。她听见那个美国人說，为了表示对美人鱼的爱慕，要用二百七十万美金把她买回纽约去。

美人鱼惊得發呆了，她心里想，纽约也有美丽的王子嗎？她的疑問沒有人回答。她怕極了，由于她的坚强的意志，使她的身軀活动起来。她用力沉下海去，看见了祖母、母亲、姐姐。过了一个夜晚，姐姐从海面上回来，安慰着小美人鱼：“不要怕，美国人已经走了，海岸上没人兜揽这笔生意。”小美人鱼放下心来，仍旧浮出海面，变成铜像，坐在那块岩石上，带着安詳、羞怯，略有一点抑郁的神情，看着无数的游人，等待着她心爱的王子。

神 話

初夏的晚上，我們坐在赫爾斯特先生的小院子里，這裡已經是市區的邊緣，北面緊靠一個很大的公園，東面是一片空曠的丘陵，西面鄰接着一個王子的私邸，所以這個地方十分寂靜，沒有車馬的聲音，沒有鄰人的說笑，只有幾只還沒入睡的不知名的小鳥偶爾啼叫幾聲。三面都是樹林，南面空蕩的地方，又被赫爾斯特的花園的一行雜樹所遮沒。一到晚上，這裡就早早地陷入深綠色的濃蔭的包圍之中，天空殘留的余光，從樹林的背後渲染了天空的一綫。小花園里栽種了很多花，丁香，紫羅蘭，玫瑰，紅杜鵑，在春末夏初，散發着一股類似野生植物的香氣。赫爾斯特說，這裡的春天可以嗅得到，寂靜可以听得見的。

这天晚上，是丹麥很少見的晴天，一洗過去的由於陰暗的天氣而感到的抑悶。西方的殘霞收斂了，月亮的微光透過稀疏的槐樹的枝葉，照射到我們的小茶桌上。我們喝着咖啡，談着，可能是由於空曠和寂靜的感染，我們只是小聲地、若斷若續地談着。一聲鳥叫，可以打斷我們的談話。

“這是詩的境界，”我說。

“不！”赫尔斯特大概不大理解我的体会，比如中国的古诗里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境界：“日暮天無云，春風扇微和”、“冬夜清且永，皎月照堂陰”、“落花到地听無声”等等，他是不可能領会的。但是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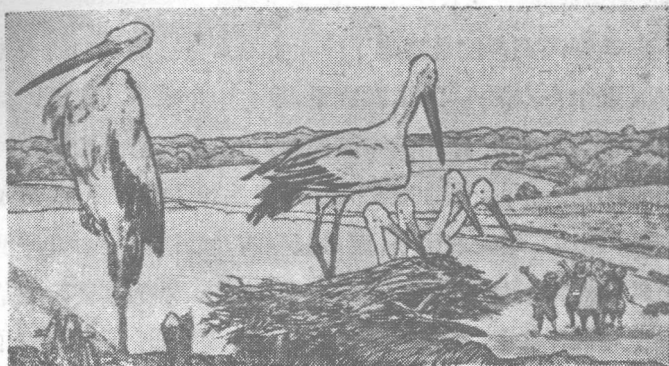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神話的境界。”

于是他断断续续地講了一个神話。

一种候鳥，样子像灰鶴，又像鷺鷥，灰白的顏色，長長的兩只腿。性情非常溫順。每年的五月二十五，它們就从尼罗河边飞到丹麦。二十四日，在丹麦的森林里，北海边，看不到一只灰鶴，二十五日就成百地集結在北海岸。每到九月二十五日，它們就回到尼罗河去，二十六日再也看不到它們了，一只也看不到。

它們很有秩序，雄的先来，把它們的旧居整理好，飞回去，然后，帶着它的全家飞过来。如果没有意外的变故，它們住的地方是永久不变的。临飞回尼罗河去的时候，它們要在北海岸集会一次，其中有一个作主席，宣布了飞回尼罗河的决定之后，就陸續地飞走了。

灰鶴們飞到丹麦来的时候，每一只雌鶴帶着一个小天使般的小孩，把他投到認為最恰当的人家的烟囱里，这个家庭在不久之后，就会生下一个很好的男孩或女孩。有的人沒有小孩子，他們往往在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，作一盤最好的食物放在房頂上或是頂樓的天窗里，背着小孩的灰鶴，吃



灰鶴們飛到丹麥來的時候，每一只雌鶴帶着一個小天使般的小孩，把他投到認為最恰當的人家的煙囪里……

到一次開始安居的好飯，就會把小孩丟到這家的煙囪里去。有些小孩子為了得到一個小弟弟或小妹妹，也往往依照大人們的方法去用食物引誘灰鶴。

赫爾斯特斷續地講完了這個神話。月亮已經爬到樹梢上來，小庭院里撒布着銀白色的月光。夜鳥又在一聲一聲地叫着。

“聽，是不是灰鶴來了？”我看着赫爾斯特。

在月光之下，我注意到他，他的臉上有一種憂抑的影子。他慢吞吞地說：

“不是，今天還不是二十五。這些神話現在沒人講了，孩子們都不大知道它了，沒人再用食物去引誘灰鶴。”他停了停又說，聲音里帶着淒苦的音調，“如果這神話真的是事

实,那多好呢!”

我意識到,他是想起了他死去的女兒。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孤孤單單,沒有一个孩子。白天,赫爾斯特出去工作,家里只剩下他的夫人自己,長長的时光,長長的岁月,如何消遣呢?几乎是沒法想像的。晚上,赫爾斯特回家来,老夫妇两个,面对面坐着,談些什么呢?几乎所有的話題都被他們談光了。赫爾斯特在談話的时候,老是願意把時間拉長,甚至在人群里講話也是如此,他已經成了習慣。

他們曾經有过一个女兒,十四岁上死去了,这是五年前的事。据說他的女兒是个非常好看、非常可爱的孩子,金黄色的头髮,帶点东方色彩的眼睛,嘴角的上方生着一个黑痣,美丽的面龐,幼小的心灵,成为赫爾斯特夫妇晚年精神的寄托。她跟赫爾斯特学会拉小提琴,跟媽媽学会彈鋼琴,他們在晚上,往往会演奏一段“聖母頌”或是什么提琴协奏曲。也有时候,女孩子和着爸爸媽媽的琴声唱一只“小杜鵑”或是“我独自生活在北海岸”。琴声、歌声,就会从这幽靜的小院子傳出来,一直震动着附近的树林。

女兒死去了,赫爾斯特把他用的中提琴和女兒用的小提琴都送給別人,鋼琴也沒人彈了,而且他們夫妇不但再不演奏个什么曲子,連听到別人彈出来的曲調都要引起一陣心酸。赫爾斯特过去就告訴过我,他專心作一个建筑师了。

他告訴我，几乎帶点哽咽。“我的女兒臨死的時候說，快到五月二十五了，爸爸放一盤菜在窗台上，灰鶴會給我帶個小弟弟來的。”他的眼里已經浸出眼淚，很快用手擦掉，繼續說道：“對我的女兒的要求我從來沒拒絕過，如果她的心靈受到我的一點傷害，我會要發瘋的。只是這次，最後的一次，我沒有按照她的要求作。”

天空浮上一些薄薄的灰雲，遮住了升起來的月亮。一點微寒侵襲着我們，深夜的寂靜像要把我們埋葬了。

“好的，這個神話好像在安徒生的童話里看過。”我想用新的話題使赫爾斯特擺脫他的憂抑。

“安徒生的一篇童話，是根據這個傳說寫成的，並且他把它豐富起來，更美麗了。不過，這個沒被改編的傳說，和安徒生的童話一起流傳着。”赫爾斯特稍稍活躍了一點。

“好多古老的神話，是應該保存下來的。”我一面想着措辭，如何使我的話能聯貫起來，一面說：“應該像安徒生那樣，把它們加以搜集、豐富，送給孩子們，不然，孩子們也會感到寂寞的。當然，孩子們並不是完全用神話和童話培養大的，不過，通過這些，孩子們可以知道，人們是怎麼愛自己的生活，愛自己的傳統的。因為好多傳說、神話，是和他們自己的想像、願望，甚至是祖先們如何創世相聯系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赫爾斯特有點高興起來，“冷不冷？要不要搬進屋子裡去？”我說：“不，我們要在神話的境界裡談神話。”于

是他又講了另一個神話：

“你知道，就在灰鶴聚集的北海岸邊，有一條兩頭通過海洋的河流，在河流的中間，聚成一個很大很美麗的湖，湖里有一個島，這個島和現在丹麥首都所在的西蘭島形狀一樣，你知道那是為什麼嗎？”

他在引起了我的興趣之後，繼續講下去。

上古的時候，多么久遠，大概連神話的創造者也說不清的。上帝創造了世界，把世界作了一個很好的安排，那里是陸地，那里是海洋，那里是島嶼，都作成了模型。後來，上帝創造了丹麥，就是現在的西蘭島。上帝非常高興，對這塊土地的形狀十分滿意。當世界已經創成的時候，上帝不忍把丹麥的模型丟棄，放在北海岸附近那個湖裡面，於是這個島的形狀和西蘭島一樣。

此後，開了一場洪水，西蘭島漸漸沉沒下去，沉沒在洪水中。一位女神派個大力士，趕着幾隻力大無窮的公牛，在後來成為瑞典國土的一塊平原上，犁着一大片肥美的土地。然後，把犁好的土地搬在西蘭島沉沒的地方。丹麥重生了，但是瑞典境內的那塊土地被犁成一個湖，那個湖的形狀完全像西蘭島的樣子，就是現在的威納爾湖。

赫爾斯特講完了這個神話，靠在椅背上，閉上眼睛，低聲地說：“神話，這是神話的境界。”

深夜的微寒，透過薄云的月光，使我有點瑟縮起來，但



一位女神派个大力士，赶着九只力大无穷的公牛……至今，在哥本哈根的海滨公园内还矗立着这些神牛的铜像。

是，我沉入了憧憬神話的深思之中。

神話也往往含有几分现实味道的，现实也往往会被人創造为神話。不記得是那一天，也不記得是在什么地方，只記得是一个幽美的黄昏，金色的陽光照耀在碧綠的树梢上，由于不記得是什么地方，所以，披上夕陽的树木是在庭院还是在海边已經無从追拟。两个丹麦朋友和我閑談起来。不記得从什么題目談到了台灣。矮个子年青人說：“台灣，是中国的領土，只要睜着眼睛的人都不会否認这个事实。但是你們要解放台灣会打起仗来呀！是否可以采取台灣人投票的办法来解决呢？台灣人一定会贊成回归祖国的……”